

被園集

文



欽定
四庫全書
文獻
集



被園文集

被園集序

善類流傳蓋其



書

自立德立功立言之說出世之學者
遂以功德為不可及而皆有志於立
言於是家自為書人自為集求其可
以不朽者百不得一焉蓋意主於立
言未有能不朽者言之不朽非立德

立功者不能也三代以上典謨雅頌
之作大抵本其功德發爲文章未嘗
意主於立言然言出而至於今不朽
自是以降若漢之賈董匡劉唐之陸
敬輿宋之歐陽永叔其章疏封事類
皆通達國體善識時務蓋其於人情

物理禮樂兵刑以及上下千古成敗
理亂之故無不研究然後見之於言
雖功德不及三代以上然行之當時
而宜傳之後世而不敝以視夫月露
風雲朝華夕萎者其言之輕重得失
何如耶

少司馬葵石梁公爲吾

師真定先生難兄自貞敏公以來奕
世載德公起家進士歷踐卿省先後
垂四十載爲時名臣宦成歸里次其
著作若干卷裒爲一集象瑛讀而卒
業焉氣象雄深淵渟嶽峙殆以龍門

之潔兼歐曾之致者爲文諸體悉備
而尤長於奏議蓋其湛深經術學見
原本而又老成練達熟與當世之故
由是以忠愛之致摠爲文章初非有
意於言而生平立德立功之大無不
於言焉發之用以鼓吹昇平潤色鴻

業然則言又何爲而不工也丁未春
謁公於京邸距今二十餘年矣春杪
養疴西泠嗣君次典出宰慶元以集
序見屬竊見公之文無媿於古之立
言者可以行當時而傳後世也遂不
辭固陋以申古人三不朽之義

年通家世晚生遂安方象瑛拜撰



序

祓園集者少宰葵石梁太
夫子之所作也公立朝三
十年身依日月勲名爛焉
金昆玉友一時鼎盛與大

司馬蒼巖先生少宰敷五
先生堦簾唱和揚挖風雅
海內望之如井絡岷嶓苞
孕江漢云公自壯歲含英
咀華和聲鳴盛固已氣廟

屈賈目短曹劉矣晚年致
政家居臨清泉倚嘉石息
影雕丘之館長嘯挹蘭之
亭霽月光風寄懷篇什則
又超越塵外無一物足以

累其心者公旣歿哲嗣易
齋君編之成帙屬序於臻
臻不敏何足以窺涯涘乎
竊以爲詩之爲道期以自
寫其性情已耳性情所寄

無適而不可晉宋以還潘
陸江鮑競爲韶麗而陶謝
以閒適見稱開寶盛時高
岑李杜樹幟騷壇而王孟
以逸宕爲工至若近代作

者莫盛於嘉隆之間信陽
北地以蒼渾濟北瑯琊以
宏瞻操觚家各因所近爲
趨嚮而竟陵之說專取神
理不規規於聲病惟是鈞

章棘句刻意求工寢至自
失其性情則肥而爲癡重
浮而爲率易僻而爲幽詭
弱而爲萎蕪狂而爲伉厲
艱而爲晦澀是亦詩家之

累也公以廊廟之才兼山林之趣揮毫染翰無往不
宜發揚藻麗而時見天真
放浪形骸而不忘民瘼其
幽情逸興則陶謝之風也

高懷雅致則王孟之筆也
竟陵復起固當北面矣

今天子崇尚正學旁及詩文
海內含章抱質之士翔集
禁林不啻家隋珠而人荆

璧林不啻家印新而人

天子亦時時親灑宸翰以獎
率之虫魚卉木皆爲

睿藻之所不遺大雅之音異
日求之茂陵無疑也臻自

丁酉受知于鄱陽給諫史
公而給諫復出公門下淵
源有自臻少亦習爲聲詩
居嘗妄自立論詩旣本乎
性情則言詩者必先自適

其性情是故有江湖之心
而後可以賡歌乎魏闕有
疏水之意而後可以鼓吹
乎休明公之詩海內之楷
模也夫試質之司馬少宰

兩先生以予爲知言否

肯

康熙乙丑歲孟夏下浣秀
水後學杜臻頓首拜撰



其性情是



本外學林森興首我興有

秉烈心丘遠孟夏不歲表

告

爾矣出以年為映言否年

序

銀臺梁葵石先生詩集凡

若干卷先生自少宰左遷

銀臺移疾家居若干年以

歿歿後其子泗水令刻之

以序屬於余而重之以尚
書崇村公之命乃不辭而
爲之序曰先生之大王父
在前朝官冢卿有名績於
史氏紀載而先生與兄侍

郎公弟尚書公先後皆貳
其官士大夫以爲榮往者
乙未歲余入太學謁先生
京邸越十年遊真定會先
生居家爲其太夫人舉壽

觴蓋壽九十有八矣余嘗
爲之文以述其盛因得亟
接先生之議論丰采迄今
又二十年循環遺製已隔
九原爲可慨也先生以貴

遊少登仕版諳悉典故負
匡濟生民之志有父兄師
友之傳習講聞雍容廊廟
間坐致公輔宜無難者旣
躋卿貳矣不躡於莊衢晚

年遂堅卧不起何其果於
忘世哉今讀先生之詩其
在京師作者僅存之三皆
冲和粹穆卷舒自如回朔
容與於封章啓事之暇其

德量有過人者罷官後作
乃什之七往往多閒適郊
園憑弔古蹟之句自託於
山農田父酒人墨客之徒
時或寄意於藥爐丹灶道

遙物外絕少公家之言此
先生之所爲有以自得於
其中而不以仕已喜愠幾
微見乎其辭者也嗚呼此
其所以爲可傳也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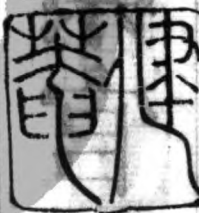
諱清遠字邇之葵石其別
號也世系及累官事實已
詳見於志先生之墓者故
特論其作詩之旨趣如此
俾讀者因以想見其高致

云蕭條因以賦其其高廷

康熙三十四年秋八月崑

山後學徐乾學謹序

張山世系



車實日

蕭蕭數字

後園集序



歲輔恒山為文獻巨邦

章烜赫首推梁氏僖生也

知於三先生為則少宰公

大司馬公也由政公致已

次典携所著後園詩集過保定

而前曰先大夫生年七十五讀書寡交
遊於文章一道獨賞識於子此集成
曾請并之先大夫曰吾軒冕而野人
也同學故人零落殆盡吾深知我者
異日若其屬之保宜陳子乎僂聞之
不勝欵欵泣下僂不才而素於時者

也先生不以為不才而獎藉過當自
愧儻徊選懦累先生於人之明今復
承遺命屬以不朽之言古人動稱知己
知己豈易言之哉因不避濼鯁以雜鷄
之稍謹持手而為之序曰詩也者先生
正人心維世教之具也孟子曰詩亡然

後春秋作孔子大聖尚不敢擬由唐
南陔之詩及門之徒身通六藝者七
十二人卜氏端木氏而外詩學頗缺
誠慎之重之也入唐以詩取士風會
所趨乃有專家今取五詩讀之或應
制或贈答或寫景之情各具深義皆

可因其詩而知至時之治亂政之得
失人之去就非漫焉而為之也今之
然聖賢所慎重而不輕為者多以遊
戲出之以先王正心維谷之具藉而
及起美雅之資人之為習氣日降
必有不可言之者安得不令讀書尚志

者執卷而痛哭哉今先生之詩先
生之人也先生道氣凝重行誼甚
高而宦情極澹其一切憂時惘俗
忠孝廉節之志皆寓之於詩而出
之以和平澤之以溫厚使讀之者
皆可於之外得之所謂有法在必者

之非即其傳之子百世真足以廉頑
立懦欽嗟乎冀此不亡文人著述多
可傳之及至式微卒物漸滅余曩
為畿輔文選一書指其人以搜之至
家其後人多不識至先世之所為
何論卷帙存沒甚矣人子顯揚至

親又不法王高位矣因此而并及我
於次典之孝思靡已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霜降之前六日

年姪陳僖頓首拜撰



評語

魏石生曰結構精卓照映綿密其間或紀事或紀
遊或言情寫景無不曲盡文章布置之妙可
與韓蘇並駕矣

王燕友曰吾師閱世深學道篤文生於情故句無
繁詞意義高古自是挾天之才

田髯淵曰老筆紛披迥絕凡響而委曲傳情又何
藻麗也自足千古

陳昌箕曰先生五古高潔真至如韋蘇州七古雖
不多作其雄傑處實踞少陵之席五律或清

如浩然或逸如摩詰而沉鬱高老者亦間效
東昌工部七律極得老杜頽放之致然氣體極似
白香山排律五絕偶一染指直逼唐音若七
絕則任筆揮灑皆成超詣蓋天分所至斯爲
諸體特絕太白龍標不能自擅矣

吳舒鳧曰先生海窺二酉文擅三長以燕許之大
手筆杼濂洛之真名理言言荆寶字字靈蛇
藏之名山可方大史懸之國門詎止不韋所
謂董賈復生卜言莫讚者矣儀徙仰高山之
石未得宮牆之門立雪數尺敢冀命提面壁

十年恐難領悟也

張晦先曰先生諸作敘次警策意義宏偉高文典
冊壽世無疑也

蒼巖叔曰純任自然不事雕琢一意倣康節諸先
生此吾兄學道後造詣也然其中時以陶謝
之曠懷出高岑之逸韻詩中有畫語可成經
卓然高士靜者之作非常流所易及自成一
家和靜諸公不能專美矣

宋味精清公不銷事美矣

卓然高士翳香之非非常飛河是又自效一

文觀對出高岑之盛贈精中亦畫請可與盤

出山吾只學飲餘戲前出然其中報以國橋

養蠟味日餘吾自然不事觀稱一意如銀前前失

冊續耳無錄也

斯觀矣曰失出滿非餘大營兼意美宏韓高文共

十手惡鑿餘部也

板園集目錄

文一編五管海國詩

捕逃事宜疏 式寺詩 陳請終養疏

遵諭陳言疏 重遊翠園詩

懇安恩給假以盡子情疏

送少司農孫公序 贈張晦先兵憲序

文送施子序 賀韓繩武登賢書序

贈邊先生序 同升錄序

許氏家譜序 橋工紀事序

三賢傳序 瘿史序

李旭公錢譜序

牧菴詩序

謝令雁字詩序

贈二十六門人序

魏石生詩文序

閑居詩序

文二 誠于泉

贊韓縣丞登賢書序

龍舟侍宴記公序

文選司修公廨記

真定修堤記

以盡于計疏

真定開元寺重修浮圖記

卧雲草堂圖記

遊魯栢山禪定寺記

卧雲草堂圖記

文 雕丘督稼圖記

挈鼠記

四友軒記

上曲陽萬佛閣修造記

真定令三韓趙公德政碑記

文三

泠然堂事畧

紀唐采臣事

焦孝子紀事

衛尉函三公傳

篤行尊思王公傳

南安太守李公傳

蘭泉先生傳

對庭先生傳

真定三子傳

伯祖真字公傳

文 許母梁儒人傳

雙烈傳

熙真子傳

癯冠道人傳

趙登傳

老姑娘傳

文四

魏崑林相國卷跋

魏崑林相國卷跋

羅伯符墨蹟跋

先中翰公手書跋

洮硯銘

石子硯銘

先中翰公手書跋

僧雲庵九十像贊

像贊

與孫枚先閣學

與魏石生閣學

答高念東少宰

答魏環溪都憲

與錢牧齋宗伯

與王思齡銀臺

廣西右布政使安之王公墓誌銘

誥贈奉議大夫陝西鞏昌府同知前昭勇將

軍岐源吳公暨配 誥封太宜人梁氏合

墓誌銘

清故 誥封恭人亡妻王氏墓誌銘

先淑人行述

祭妻文

被園集

真定 梁清遠 合著

文一

補逃事宜疏

臣等奉命審理逃人欽遵題定新例矢公矢慎
近來緝獲逃人頗多臣等似可以無言但念捕逃
之法固不可不嚴而治逃之罪尤不可不當據臣
等一得之愚列有九款請旨定奪施行一各省
皆有逃人各省皆有撫道有司一遇逃人之事奉
法過慎不論証犯虛實概行解部及至臣部審明

多屬無辜雖即令回籍而往來盤費家資已竭且有携男抱女自數千里而來者顛連困苦死於道路不知其幾矣合無此後凡有逃犯或本部行文或地方官拿獲該管官員照外詳人命強盜確招申部例將審明真正應罪之人呈解臣部臣部再加細審定罪具題其無窩犯者但將逃人解部發落不許牽累無辜伏候 上裁一出首逃人多於臣部遞狀按狀行提嘗多至十數人及至問明原係讐嫌借題誣害因而騙詐者有之合無此後凡出首逃人俱於本地方官處告理本地方官審

明將應罪之人解部再加確審定罪如出首本地方官不行問理者赴臣部投告臣衙門提審果真將地方官題叅處治窩逃等犯依例定罪如虛反坐伏候 上裁一朝廷設督捕衙門專一捕逃近乃有本家逃人不告之官自率人役携帶弓箭各村亂拿者驚擾小民詐害百姓殊為未便合無此後凡有逃人止許報部不許擅自緝拿伏候 上裁一投充人戶部有投檔逃人臣部有逃檔必投檔有名方為旗下之人必逃檔有名方為逃人如檔上無名何所憑據合無以後旗下舊人逃者

祇查逃檔逃檔無名不准行提投充之人逃者先
查投檔投檔無名不得以逃人論伏候上裁一
逃人屢有自將妻子送與親戚卽回本主報稱妻
子在某家窩藏者自送自首安能必其非有讐嫌
故爲機關誣陷合無以後窩逃係自送自首者不
得以窩家論伏候上裁一婦人不同男子多不
知法度臣嘗審窩逃婦女多茫無知識惟有號哭
遽置之死殊爲可憫合無以後窩逃婦女查本家
原無男子者送戶部入官伏候上裁一父子天
性今或父隱其子則殺其父子隱其父則殺其子

每遇審斷此案至情哀號真可憫惻合無今後特
立原宥之條果係父子窩隱者令其父子俱歸本
主爲奴伏候上裁一窩主隣佑或死或徙罪名
甚大人卽粘連者亦凜凜有性命之懼今市井棍
徒假借窩逃名色欲行舉首愚民恐其難辯私自
央求遠方僻地種種不一若不懲一警百則善良
日受欺凌豪棍日行斂騙合無令該地方官密查
訪拿獲訛詐一名亦與紀錄伏候上裁一臣部
前請以南城兵馬司監改屬臣部後因送禁人多
又請分寄順天府監總爲監房窄小且欠慎密之

故今後外省解到人犯除逃人卽交本主外其餘
寄監聽審每多至一百三四十各南城監內止小
房八間順天府監內止小房三間獄氣傳染屢有
抱病而故株連之輩畢命獄中實所不忍乞
下工部照刑部監獄速行修理使幽繫者有全生
之路伏候 上裁以上九款皆臣等耳聞目見痛
苦之事關係職掌伏乞 睿鑒採納施行
臣某荷蒙 皇上高厚備員今職 臣雖愚陋捫心
自誓期竭犬馬以圖報稱惟是 臣有至情萬不容

主 陳請終養疏

已謹披瀝微悃干冒 宸嚴 臣父梁維樞原任武
德兵備道僉事因病請告吏部覆准回籍調理 臣
父現年七十三歲昨與 臣家書言病後思 臣不置
時時隕涕 臣捧讀未畢五內如割因思我 皇上
體悉 臣下憐 臣父老病准令退休養疴乃 臣爲人
子不卽遄歸一奉湯藥返勞 臣父朝夕懸念子職
之謂何子情之謂何如 臣兄弟尚多晨昏不乏定
省 臣猶可以自寬 臣止有胞弟清傳中乙未科武
進士現在兵部聽選守備是 臣與 臣弟俱膺任使
臣父膝下更無他子反覆思之愈不覺心神隕越

寢食靡寧，伏覩會典開載，凡官員親老而兄弟俱仕在外，無人侍養者，許放回終養。又察詞臣單若魯銓、臣朱鼎延俱引前例乞恩，均荷俞允。臣正與例符伏望 皇上俯垂矜鑒，敕下該部准臣依例侍親。恭逢孝治之朝，臣父子沾生成之澤，臣不勝感激顛祈之至。

遵諭陳言疏

伏遇 皇上銳意太平，俾大小臣工皆抒所懷，以襄盛治。臣雖愚陋，敢不上獻芻蕘，除臣衙門督捕事宜另具本敷陳外，臣有管見釐爲六款，恭瀆

天聽。一農者天下之本，民命所關，然惰農亦復不少。且開水利，築堤防，非官亦不能董勸。查古有勸農使，今宜倣其制，令督撫每府專委府佐一員，巡行州邑，專勸農務。利有可興者興之，害有可除者去之。牛種可以轉貸者代爲謀畫，務求便宜。又時時勞問疾苦，令知朝廷重農之意，感奮勤力，勸農有效。本官破格優陞，一兵民俱係朝廷赤子，俱宜體恤。但兵多驕悍，每黨類羣聚，騷害百姓，將領視爲固然，有司多置不問。今宜查有害民兵，丁地方官務繩之以法，該管將領更須嚴立什伍。

隊長各有統轄若有一兵害民隊長伍長什長均為有罪如羣聚害民千總把總均為有罪每月仍令該管將領各具盆無縱兵擾民供狀報該撫道稽查一近來盜賊橫行處處失事而地方官置若罔聞俾賊無所顧忌宜立捕盜考成之格各地方文武官員一體嚴飭以後本地方如盜有一起卽捉獲一起者免罪盜有數起有捉獲有未捉獲者酌量罰俸降職戴罪嚴緝有全未捉獲者竟送吏部降調歲終該督撫照錢糧考成法具疏奏明如有盜賊不行申報者該地方官卽行重處其多盜

地方更令該撫於所屬文武官員內擇有膽智謀畧者保舉一人駐札扼要之地專一捕盜如真能弭盜一歲之內地方寧靜本官破格陞擢一保定等府田土撥與旗下百姓耕種以各衛地補之今保定等府百姓安土重遷棄而不往乃有一等學霸奸胥假借各色每至歲終沿村逼索田租一畝要銀二三錢不等或力不能完告爭不休大為民害今宜令該地方官查曾經撥地之民原不願種衛民之地者不必強之使種所有錢糧照數開豁卽令該衛原補地之民完納其願取租者該管官

酌定畫一數目催完交與本主一切學霸奸胥不許假地主之名肆行橫索一在外文武官員多用官價買物物值十錢尚不與一錢衙役勒索又在此外小民資本有幾每至一旦罄竭且取物至多因以爲利傾人之家者有之宜令該督撫不時嚴查如有用官價取民物者卽以貪贓論特疏糾叅若督撫不行嚴查百姓告發亦以溺職論一州縣過往人口或運送錢糧多用車裝載官不自備俱派之民間而猾吏作奸用一派十用十派百借豫備之名令久候不去以巧取財賄未幾而賄入者

放去無賄者代役此事雖小悞耕種之時添民間之費小民遂有不願養牛種地者田土愈多荒蕪實爲大害臣查舊設遞運所原有額設錢糧宜官備車應用不得強派民間違者叅處以上六款事雖瑣細但於民實有關切伏望 睿鑒施行

大愚懇乞 恩給假以盡子情疏

臣蒙 皇恩由郎署京卿歷陞今職守官十年未出國門今臣實有至情上干 天聽臣母贈恭人王氏歿葬荒郊十年以來臣無寸楮卮酒拜奠墓下臣每中夜念及刺心摧肝不意臣鄉連歲又值

大水墓被衝渰不及圖遷改臣心實有不忍言者
臣查吏部題准有京官三年許給假遷葬之例臣
與例相符伏懇 皇天慈俯准臣假俾臣得以盡人
子之情以追不孝之罪假滿之日前來供職罄竭
犬馬之力以報 皇恩臣不勝感激之至

送少司農孫公序

國朝開基以來典銓者凡三變矣草創之初無例
可循得以意爲之未幾曹史干政用舍混淆事遂
不可問戊子冬屏逐羣小銓政清明人服其公其
所以致此者今少司農枚先孫公爲之也先是孫

公未典選事選事一歸於正郎正郎不及知則以
問之曹史旣久凡注單粘籤皆史爲政史於是權
軼乎郎因得以肆其詐索且善結要人人莫敢誰
何是時內江吳君爲員外余爲主政日惟坐藤亭
啗詩酌醴而已旣見事太舛謬謀發其奸跡涉與
史爭權恥之而正郎見余輩輒不與語余輩亦不
敢請見及公當事則視余輩如手足史無事至左
右則斥之有所言則訶之夙爲奸者黜之事不以
實告者罪之如是而史乃大畏服蓋公凡事斷之
以理而考之於例例所不載則商之余及今考功

郎芝三先生至注單拈籤一皆令芝三先生與余
爲之是以一時人服銓政無蹊徑而有鑒裁也夫
天下事所以難者皆起於已有所私於其間公固
無所私也而守甚潔而心甚虛守潔則不爲滌指
凡事可以公行之心虛則人之聰明智術皆爲吾
用此卽以宰天下無不可况典劇哉然公所以然
者則有本也公父封公實爲齊魯名儒讀書守道
似明復文章典蔚似興公高隱山林不問門外事
嘗貽書於公令爲清白吏公遵厥訓言故爲銓郎
爲少司農皆有聲政府薦公可爲公輔公不顧竟
以假歸公之歸也蓋以覲省封公及太夫人也公
歸而過庭之暇明道著書爲不朽之業且日出而
宰天下當有進乎典銓之事者吾更有以觀其盛
焉乃猶以銓事言正以紀歷年之變而實服公之
能也

贈張晦先兵憲序

余爲光祿少卿蔚州魏環溪先生爲寺丞日接膝
談論偶及一時人才環溪曰吾同年中如張主客
晦先誠可謂憂出者矣余曰何居環溪曰當攝政
時江南貪黷之風甚盛晦先爲鳳陽理官乃獨一

塵不染是其清修卓識豈易及乎余曰晦先吾親
串也且同學曩聞深陽公之言亦復如是是則晦
先誠賢矣未幾銓曹推擇晦先爲按察僉事備兵
蜀中一時士大夫皆爲不平謂晦先爲郎久又持
御史節巡按東粵屢著奇功乃僅陟僉事而又蜀
中乎余見晦先晦先則甚喜曰臬司法官也蜀中
陋區也如以沾膏潤後威福則蜀誠陋如以盡職
業奠民生則蜀之臬余優爲之何爲乎其不平余
於是更大服乎晦先之賢非今人所可及而當於
古人求之也及余以待親歸里晦先亦乘傳過家

問贈言於余余曰吾何以贈子哉憶曩者吾輩講
業滄沱之上卽相期以履貞守潔勿效世俗汙濁
之態貽人譏笑今子之清天下皆聞之矣然吾嘗
見居官者初亦未嘗不濯濯自修也其後位愈崇
望愈重交遊愈廣事務愈繁卽智不爲物誘而不
得不爲所誘者有之余知子固不出此然子之位
望漸崇重矣交游事務漸廣且繁矣吾贈子言亦
惟欲子保有此清而已矣子往矣蜀固非江南比
而吾之期於子者其尚以治江南之道治之由此
而施於天下亦惟以治江南之道治之庶千百載

初園集卷之一
而後誦清德者必舉子爲稱則於吾輩昔之所講者無負焉蜀有藩長楊猶龍先生者我輩之同年而環溪之執友也其以是言質之

送施子序

始余幼時治經生業日與晦先張子長也施子相過從二子者其賦性簡澹與余同也是以久而情好彌篤及余與二子先後成進士余謬典銓司張子爲江南李官以治績卓異入長儀曹而施子爲比部郎三人者又日相過從如曩時更約毋干謁毋尚華靡毋爲人居間蓋簡澹如故云是時天

子下詔慎選巡方之使余語當事施子可充其任當事以未見其人爲辭余曰此乃所以爲賢也使其人日僕僕車馬塵中趨時競巧亦何所取哉後其事不果行施子遂不得爲巡方使者今年擢爲會稽太守以去夫會稽劇郡也太守雄職也臨之以施子之簡澹得無未易爲治乎余謂今天下之亂要起於人好繁華惡儉約而會稽爲尤甚其男驚刀筆其女炫衣裳古風蕩然道化益遠夫惟簡澹則無欲無欲則無擾內清明而外貞靜載其寧一昔人以之治天下有餘况一郡耶施子行矣余

與張子載酒束脯爲別於都亭乃以不腆之言相告曰願毋忘經生時更無忘爲郎時由此而相人主治天下皆此道耳卽異日吾三人倦游束裝歸恒山下日相過從蕭然物外人相笑曰此學黃老之學者也則亦聽之矣

賀韓繩武登賢書序

余嘗閱世而得觀入之法焉稽其人之居心舉履而終身之福澤可知也蓋其人而蹈道敦仁澤人利物也者則必享顯融優裕之嘉祉卽不能躬濟三南九列而其後嗣必有光大其緒業衍世澤以

永前庥者此人理也而天道存乎其間正不必瑤瑤子設籌布算蚤有以洞悉其幾矣吾於繩武之登賢書而益信斯言之不誣繩武旣擢順天鄉試高第人莫不曰質性之穎敏也學問之廣博也文章之雅麗也斯有以致之而余獨謂不然蓋吾郡有韓太公云太公爲蒲州相國之華胄移居吾郡以鹽筴起家幾五十年性尚醇厚而好資給人凡郡之未者販者匠者披誦而窶者仕而遐方卑秩者咸需資斧公皆有以濟之且公交人則恭而和事長則敬而有禮待下則寬仁而秉矩度訓子則

嚴持道範而獎戒各得其方五十年來頌德者如
出一口如同一日也以如是之行誼而安得不致
詰嗣之承家克紹也乎是以長嗣紹衣繼起而爲
善益大其家聲女適余甥劉進士子濬者行且榮
膺封誥今繩武又奮起賢科則天之所以報善
人不愈彰明也歟而善人之所以必獲天之報不
愈可徵信也歟雖然卽以繩武論亦大異乎人矣
繩武幼而穎慧好爲古文詞長而溫然栗然世目
爲璧人日鍵戶讀書取古人嘉言懿訓廻還玩味
必得其意之所存而後已不徒汎汎以擷華掇采

爲務至發爲文章淳穆和雅如華山道士語語烟
霞又如金莖玉露飲之清人心日今歲闈中乃爲
吾友劉司馬石潭所賞拔石潭藝苑主盟人倫規
鑒文非傳世定不輕爲許可繩武旣爲石潭所知
則其文愈可知也乃余之所期於繩武者正不止
於文也蓋余當前代目覩君家相國以翰苑名儒
特簡揆席引用鄙上無錫諸君子布滿卿列屏奸
黜邪左右誼辟世道日致于昇平百姓漸出於水
火未幾謝政大業中衰至今人誦盛德無已繩武
今爲輿典朝之譽髦異日而聖主倚毗相國餘徽

遺烈踵而襲之當必有邁前賢而過之者繩武勉旃乘時邁會卓有建立俾相國之風流不墜太公之福德愈彰益信吾觀人之法爲不誣寧非余之幸歟因著其說以爲序

贈邊先生序

蓋余輩結桐引社社歷二十餘年友三十餘人而其始創爲之久且不倦者七人張進士徵伯王貢元百成施太守長也張侍御晦先許孝廉方巖及余與今孝廉駿有邊先生也先生當弱冠長身玉立其言藹如其貌溫如發爲文章豐偉華瞻有臺

閣氣象余遂與締交未幾奉爲兒子師引以入社先生之爲師也立誠以端範勤修以飭業夫立誠則身教可矜式矣勤修則文藻可披宣矣余曰先生豈第詞苑之懿軌也哉余旣官都下先生亦辭去每遇鄉人問先生起居狀曰先生伏處荒村披吟不絕卓然自立罔與人接教學相長輿誦嘖嘖余曰先生豈第臯比之善則也哉凡所樹立且不知其屆也蓋人不能潛修退處以立本基卽飾文章炫耳目驚世駭俗一旦叩其所存澹然漠然於身世何補此古人所以有寧靜致遠之論也如先

生誠可以語此今年榜發乃遂哀然首舉余於是
知先生之果能爲有用之學而其學從此當大行
矣今聖明右文凡撫世匡猷以及承流宣化俱
以責之儒者亦以儒者學深而有本耳先生儒者
之翹楚旦日入對大廷以廣川之學發長沙之
論有當聖心擢居輔弼用作師之道佐天子
卽用作師之道治天下則余前語不幾如左券哉
吾社爲近代所少有其以德業見於世者如太守
著蹟於會稽侍御建猷於東粵繼起諸子自當接
足疊見赫奕於清朝然不得不推駿有爲祭酒至
噫懿哉

同升錄序

不肖倖登甲榜躋位九列庸庸碌碌無所建豎今
惟有懸車歸田拭目以觀吾友之流鴻樹駿而已
皇帝親政之次歲躬御弘文院簡閱諸臣汰其耄
者疾者弗恪於職者事已卿寺虛無人矣輔臣上
言宜內外兼用以風勵庶官上可之某時爲文
選郎中奉行惟謹而中有沮之者謂內外不宜遞
遷遂遲留彌月再煩天語乃擢京朝官若干人
藩臬長貳若干人嗣以功陟巡方使者若干人於

是濟濟在位非人聖明之簡注卽輿論之攸歸惟
某以菲劣叅於其間蓋愧甚矣越明年正月諸臣
聚都下謀如故事梓同升錄以紀盛事錄成某拜
手序之曰夫人材之匱乏庶職之不修皆起於內
外之不遞遷也士人筮仕爲王臣孰不欲奮起有
爲依日月之光乃一陟外僚視朝廷如在天上
卽有所建豎亦不過加於所蒞之地所撫之民
而止何能端委廟堂一發紆其蓄積乎如是而
有不隳志於功名者幾希其在內者雖諳習朝典
服勤職業乃山川險易民生安危物力羸縮未經

閱歷茫然者有之嗚呼國家一旦有緩急安得人
而用之也吾君有見於此而有內外兼用之舉
則天下知朝廷官人不泥於一格凡官於藩方
者可以躍然而興建大業於盛時矣其來者多車
轍遍天下土俗民風深晰洞見倘聖天子一旦
以民間事下詢諸臣可以抵掌而談不至茫乎無
所知矣卽京朝官未及歷乎外境相與講求而體
勘之亦可增益所不知才猷相資以有成矣如是
庶職安有不修人才安有不足用者乎然此朝廷
廷鼓勵之大機也其在臣子則有不盡然者四方

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東西南北惟君父之命在乎
一方則宜殫力乎一方在乎一職則宜殫力乎一
職勿覲豐腴勿避難苦勿始勤而終怠勿棄實而
崇名用舍聽之銓宰是非恃乎公論又何內外之
岐視耶某不文謬以告同人併告夫後之君子

許氏家譜序

古人之有宗法所以修睦明孝也人君闡道致治
蓋務重焉後世廢而不講民行乖僻法淆而倫敦
倫敦而亂興薦紳學士恒竊憂之故著爲譜牒明
統系辨尊卑彰善表微用洽大化則家譜之設可

緩視哉吾郡許氏自司馬公卓建偉烈載在國史
太守公敷仁宣義著績中外侍御公振飭風紀勤
勞王家皆爲先朝之寶臣至孝廉公與國學公昵
古好學砥修各行卽未得翱翔皇路馳聲禁林然
寢食於青緗殫功於彤管謂一代之鴻儒非乎况
子姓繩繩克守家訓行且紹先世之徽踪爲之聖
朝之棟柱其昌隆爲何如而可無以紀述盛美耶
此許氏家譜所由作也譜始創於太守公而國學
公纂輯之方巖進士率諸兄弟續成之今年長夏
余臥疴雕丘方巖持以示余余盥手捧誦有倫有

要繁簡得宜考姓系所以敬始也演家圖所以明
支也載傳誌所以揚先也詳祭規所以崇禮也述
家訓所以範後也紀綸音所以昭寵也觀於此而
譜之諸美殆備矣因此而廣施其仁睦則敦彝倫
以成鴻化豈不以是爲權輿哉吾固謂家譜之設
所關匪淺也余小子某猶記總角時侍先慈謁
太守公夫人於堂下見其持家嚴正內外肅然訓
迪子孫雍雍和睦又見余祖姑之爲司馬公子婦
者好善積仁救濟窮乏不一而足且明不妬之義
致螽斯之繁內行一一可紀則許氏之懿則微行

不第烈烈諸公永光家乘卽闔門之淑亦足以垂
式壺史然則斯譜也可爲家範也已亦可爲世範
也已非自漢士之責者始進不亦命欽其平次林

車委橋工紀事序

續公曰然公之遊重國車也

真定之有滹沱河卽古之惡池也發源於太行諸
山山泉霖雨滙而成流洶湧澎湃靡冬靡夏汜濫
時濶至數里昔人謂之小黃河蓋言其勢之洪大
也郡爲達郊車馬絡繹不絕冬濟以橋橋以藁草
動輒易壞費民間工力無算前太守范公易以板
築橋有時貯板有地橋易成而築無費省民間工

力亦無算然橋已三十年矣多朽多蝨橋之壞更
易無何而復以藁草法不及於前人而輪蹄繁於
往日旋築旋圯圯而復築築者病築涉者病涉每
值軍機迅亟或使節遙臨阻於橋則束手無策苟
皇於河干而吁嗟爾開府大司空王公敬事恤民
加意體訪知有范公遺法可循乃捐資興築以其
事委之郡丞鄭公鄭公曰我公之敬重國事也如
此余非有斯土之責者哉敢不恭命於是乎庀材
鳩工厥材孔良弗良弗用也厥工孔堅弗堅弗輟
也欄檻皆飾制度鴻濶遠而望之巍巍乎其崇近

而履之坦坦乎其夷且爲置厰屋以貯板定歲修
以永世橋成長虹如畫旅行若雲過者無虛晷黎
庶相慶胥來聚觀皆相嘆美鄭公乃以其事之始
末文檄類而成書俾余爲序余遂書其事以復鄭
公其共事者爲兵憲焦公郡守胡公云

三賢傳序

余嘗論文章無益於世道卽飾表以疑世雜而不
貫抑何爲乎顧著書立言六經諸史之外無餘旨
學者離經史有誤著非誕則枝不可以訓惟敘次
後人之嘉言善行傳諸天下庶幾道之助也吾弟

近作三傳語高而意深蓋亦寓乎春秋之旨焉俾
讀者曉然於前修之可慕而自淑以維風其助於
道豈淺歟耶况今希世媒進者衆而古誼無聞則
三傳不可不作也尤不可不讀也故特爲之序以
傳云

瘦史序

余爲館卿官閒無事撰次里中先賢遺事都爲一
卷醇德姱節固自不乏卽女子小一端之行亦
爲紀述正以世至末流女子小人立節矯矯益足
觀省也館卿職隸翰苑官非史而列於史則亦史

之瘦耳余因名其書其義見於瘦冠道人傳

李旭公錢譜序

旭公先生吾鄙博雅之士也昵古好文慕雲林子
之爲人因築景倪閣羅列圖史棲息其中日以洗
桐浣石爲事偶出所著錢譜示余攷其規制詳其
時代蓋稱孔方氏之惇史焉夫孔方氏世強爲鄙
乃旭公圖之讚之展卷而古致森然則阿堵物從
此亦可置槩凡供清玩更何必麾而去之乎吾於
此知世之凡物曰鄙曰雅抑胡有定人鄙之斯鄙
人雅之斯雅耳如孔方氏經旭公爲譜而鄙者雅

矣又何物之不可推哉然則旭公之號爲博雅也
固宜

牧菴詩序

蓋予家世好言詩水川公著詩式一編學士家奉
爲金科玉律貞敏公擢高第官史局公卿游處時
有題贈歸田後好爲元白體至今卷帙盈篋讀者
謂爲香山遺響至先君子交結海內名士更倡迭
和所作不下千餘首倪文正公評爲五言長城良
不誣晚年與今大司農日夕觴譙刻燭賦詠傳播
人口風流標映世皆豔慕逮予久耽泉石樵歌牧

唱時一操觚幾幅烟墨淋漓然去前人遠甚固知
不可以丕揚先緒也予叔謙居少而穎惠性復倣
儻十五入黌舍年壯氣盛有不可一世意爲詩寄
託高遠擺落塵俗意致豪宕辭華清妍然而句涉
於佻體近於放者有之予規之曰叔固專門三百
篇者也三百篇而佻也乎哉放也乎哉夫詩必學
古而後可以名家况吾家詩式固古學之所由存
也深於古則沉酣雅頌出入正變佻者從而靜正
矣放者從而簡飭矣此漸可幾乎三百篇况乎漢
魏六朝三唐耶叔乃閉戶讀古書日礪目錯昨歲

及今春爲詩數十首俾予覽觀經乎其有聲也融融乎色象之鴻龐而和雅也儼陶則陶儼謝則謝下至青蓮少陵皆得其神髓高者際蒼冥細者入無間要皆追古之作者而澤於道德之言也予曰止矣可以紹前人之遺徽而開後人之塗逕矣叔曰曷爲余序之予遂次其言於篇

謝令雁字詩序

論者謂詩以道性情而以之闡理則迂然秉彝懿德之詠果迂也乎哉夫抉天人之秘奧發忠孝之微情以較風雲月露之詞驚華靡而遠本實孰妍

孰媿當必有辨之者矣吾邑令君白水謝公其爲學也深沉而古博著爲歌詠典碩而多風近乃有雁字詩百首蓋昔之賦雁字者不止一人人不止一詩或以寄興或以寫懷或以咏物公之作乃獨以談理陶鎔萬物抒演化機伊哦皆成文章揮灑無非珠玉本仁祖義證道考經卽有韻之言盡六藝之旨然則如公之詩豈可第以藻麗之詞視之乎蓋公之爲令也澌膏鬯流懿矩丕著醇心古行卓有循良之風其性情有過人者以其有本之學發爲篇章故不同于風雲月露之什而與秉彝懿

德之詠併傳也

同于風雲日經之什而與乘輿

贈二十六門人序

歲壬辰余爲同考試官得士二十三人以文奇不及格未錄者二人擬冠多士病不及終試者一人出闈二十六人者先後謁余於邸第旣而讌於金魚池旣而又讌於先農壇之側英英儁爽余欣然樂也觀政事竣諸子脂車秣馬將辭余歸余愴然久之古人相別必贈以言余卽淺陋豈無說以告諸子余觀古稱門人多以道義文章相成而近乃不然凡爲師者皆欲其門人得美官旣得美官則

爲延譽於公卿而漸責苞苴于弟子甚而以苞苴之厚薄爲師弟子之厚薄者余竊羞之余謂諸子皆負卓絕之才者也負卓絕之才其必學古人之學建顯奕之績著戡定之勳端懿範于一身垂訓言于千古要本誠然不事夸飾吾願諸子以古人之爲師寧耽德樂道而無涉捷徑之功名寧守朴履素而無爲干時之學術寧窮經慕古而無效粉飾之文章見外物而不搖乃可行吾志而不惑若懷刺以謁權貴贖貨以奉官長視民命如草菅視胥吏爲師友貽笑于人不佞所不欲爲則亦不願諸

子之為之也諸子往矣余竊一日之長故不敢為
諛為規倘異日有以道義文章名聞一世則勝苞
苴之日及吾門也多矣是為序

魏石生詩文序

蓋當莊烈皇帝之世下令隆文教郡大夫范公奉
行惟謹戊寅己卯間徵郡國士於講院而修業焉
惟時蒲吾傳太史掌雷栢人魏黃門石生昆季及
余小子某家弟玉立咸與其選太史從宦遊家弟
從師傅說經皆不得時詣余與石生昆季比屋而
居晨夕相對每一文成就質臧否是時豫人張心

渠先生以填撫至吳人李灌溪先生以按部至至
則問士業而次第之實石生與余甲乙互勝頗蒙
譽賞然余文疎蕪不及石生文鴻博而潔清顧余
內慙何敢比於尹邢也壬午石生與太史同登賢
書余與家弟亦附驥尾又先後成進士同官都下
更日夕過從談藝石生則好為古文詞及詩賦故
在館閣試輒壓其曹耦大抵文法兩漢詩宗盛唐
鴻博而潔清固其性然客歲以予寧歸梓其初集
寓書令余為序序曰詩文之道必有其宗汎掇濫
采難極其至昔趙忠毅公聲烈章聞光於千古而

文章復高一世石生則其外孫也日奉規訓故發
爲詞章有忠毅風度然石生自石渠躋華省累有
疏論侃侃正言俱救時碩畫行且入朝凡對揚
帝謨經綸世業必雲流霞布定不止振纓高論已
也蓋石生既有忠毅公之文章自有忠毅公之事
業彪炳千古垂鑒人代余與觀其盛不幾幸辱是
故述所歷以爲之序

閒居詩序

余性好棲逸雅慕素風垂老無成未及遂願自今
以往蔬食布袍優游田里務農課子養性著書不

以竿牘干有司不以酒食混賓友卽不敢方陶靖
節聊可以比楊誠齋若營逐無已苟圖目前墮落
庸流舉體皆俗可恥孰甚焉况隱退尚可延年干
進未必無患以此視彼利害較然所望人諒其心
已持其節終身無改庶幾靡悔用成數詩少以自
礪也

燕也

已得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以目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以目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以目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以目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以目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以目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以目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以目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以目其情參其無知無識猶勝於以目

被園集

真定 梁清遠 日著

文二 龍舟侍宴記

順治丙申端陽前一日禮部宣上諭明早內院

大學士六部堂上官四品以上京堂官翰林院官

俱於西苑伺候次日早臣某由西華門入西苑門

循東牆下南行過小石橋見古木蒼然綠陰濃郁

北望湖水浩渺繞岸蒹葭百禽和鳴初旭遙映如

畫殊覺神觀瀟爽遂與諸臣藉草而坐久之日將

午從瀛臺有小艇亂流而下徘徊容與諸臣曰此
非主舟也未幾舟艤甬道右食上登岸乘肩輿至
大石橋西諸臣拱立橋東上上諭曰來諸臣趨而
進上上登龍舟舟橫可二丈許長五丈樓高三丈
金碧焜煌檣帆篙櫓悉具上諭諸臣曰三品以
上官坐樓上四品以下官坐樓下臣某隨諸臣登
樓甫入上上坐龍牀指某曰此爲誰臣某跪奏曰
臣戶部右侍郎梁某上凝目注視久之諭曰部
院官西嚮坐翰林官東嚮坐坐定上曰劉嗣美
革職否刑部尚書劉昌奏曰臣部奏請下吏部革

職大學士劉正宗奏曰臣等已稟擬革職上曰
此事成克鞏知之否克鞏奏曰臣實不知正宗奏
曰此與呂祖望訐成克鞏事是兩事是以克鞏不
知上曰此等事都察院亦應知之蓋嗣美曾任
巡方今爲知州高某所訐云上又曰此船佳否
諸臣奏曰佳裔介曰此船可謂大矣上顧大學
士以漸嘲之曰狀元猶以爲小也又問諸臣有頭
暈者否克鞏奏曰臣微有暈意上令麻勒吉傳
諭舟徐徐以行宴上每三人一卓盛以銀盤罩以
龍袱堆滿几上皆上方珍品諸臣跪謝進食上

曰此處蘆葦多不能直行須曲折以渡臣某遙望
綠波如鏡清風徐來時有異香襲人衣裾正如縹
緲於絳雲碧霄間也尋抵水雲榭上命諸臣下
下至樓半學士白胤謙誤失足止撫慰之
至水雲榭少坐復登岸入蕉園禮佛令以
食諸品賜諸臣諸臣卽坐水雲榭石上共食食已
上至復令登舟以大金杯賜諸臣硃砂酒酒醇
濃色如琥珀甘香非人間所有人各三杯令務飲
盡令大學士車克學士麻勒吉下樓諭諸臣亦務
飲盡是時諸臣人人醺然矣抵岸下舟上御瀛

臺諸臣叩首謝趨出 上諭令以諸臣所食食諸
臣從者

文選司修公解記

歲癸巳春 天子注意人材慎重銓政俾大學士
溧陽陳公攝冢宰事公入部首以余爲文選郎中
且上言往制文選郎中居公解治事戒勿與外人
通宜如制行 詔曰可乃俾司空葺其室宇逾月
告成余遂携襍被往焉旣乃嘆曰甚矣陳公明於
治天下也夫治天下之道用人而已用人之道公
無私而已選郎者用人之人也用人弊有二端惟

賄是圖誣上罔下苞苴日盛屈抑材賢此士君子之所羞爲也士君子之所爲則有好結納夫結納廣則請託繁請託繁固有已欲行之而不能行者且事事徇人黠吏因而挾持作奸詐僞百出如是而欲貪風弗熾百姓相安豈可得乎選郎入居公廨則二者之弊亡矣二者之弊亡則公道可行矣使貪者無所庸其貪黠者無所庸其黠羣賢奮勵庶官百司皆得其人太平不可立致與吾固知陳公之明於治天下也余居公廨未幾遂擢奉常以去嗣余爲郎者則江陵宋君宋君實勝余聞命之壁爲記

真定修堤記

滹沱天下巨浸也去真定城數里而近水漲則嚙城爲堤以防之堤自曹馬口至斜角頭三十里而遙築之於宋天聖間歷代以來時加修治遂足以障城無所嚙比年連遭水患乃以物力匱乏莫爲興復者而堤之罅遂不可問矣余官都下時與當事者言咸若罔聞也且有歸之於天而謂不必過計者甲午之歲水大汜濫城幾潰百姓恐恐然慮

爲魚徼天之幸水歸於壑城以無損次年觀察使
陳公郡伯李公始蒞是郡銳意修築苦心經營鳩
聚工料不兩月而告成督率拮据者則貳守趙公
邑令王公也時余請告歸里與野老談說皆謂是
役不勞民不傷財畿南雄郡無潰敗之虞厥功不
幾偉乎司馬某曰吾於是而知天下事無不可爲
也其不可爲者皆視事非切於己因循玩忽遂至
於民受其患已爲所累始悔其不早計已無及耳
諸大夫以極艱巨之事毅然而爲之爲之且無所
累於民非實於民相關切而視國事如家事能如

此哉觀察使諱安國漢中郡伯諱登雲太倉人
貳守諱延先常熟人邑令諱潤身陽城人敬勒之
石以示後人俾知天下事無不可爲而與民關切
者民亦傳頌以不朽云

真定開元寺重修浮圖記

記曰真定之浮圖有四而在開元寺者獨巋如巍
如考其始建則唐貞觀十年也其傾圮也在順治
十八年蓋以歲久棟柱敝莫支而自墮之也紫衣
老衲自成寂學堅志苦行深明佛理見而發願修
築築三年不成以閭閻困窮而材物不給也自成

入樂京師請於諸大壇越天壇越崇善隆化廣爲
勸助遂施金若干以成此舉則浮圖再新皆大檀
越之功德也以其餘材旣飾前後殿宇復修鐘樓
鐘亦唐以前物聲聞數十里是恒郡之重器也修
誠宜也修浮圖時有二異一築地基下至丈餘見
有石函緘封固密朱書貞觀十年建郡人羣視不
敢啓或曰此必舍利無疑一告成之日有慶雲五
色燦爛始如方幅錦繡如圓蓋騰覆於浮圖上大
衆拜瞻謹然駭歎此雖浮圖之瑞而實我國家
之瑞也浮圖旣告成無操管紀其事者自成託之

雕丘居士梁某某拙於文以嘗尊奉佛法不敢辭
援筆書數言爲記

遊魯栢山禪定寺記

河北諸山皆秀傑然多童無草木惟魯栢山有栢
栢森森生於澗磴間植不以人而以天惟以天是
以人不能童也余自弱冠聞其勝概思一游未果
自天如禪師興復通會院人益侈談其勝今歲八
月十五夜與後已季峻兩叔及諸子登高望月見
西山雨晴翠色欲滴遂訂遊期越一日余驅車先
行約飯於雕丘甫至雕丘而諸遊人畢至則吳晉

公魏象曼叔後已姪萬倩暨余子允樸允桓允梅
孫頤光卿光也叔季峻弟公白守舍不能往飢罷
偕行夜抵蒲北村宿石樓樓三層高數丈開牕見
月色如晝困極不能久坐乃就寢雞既鳴余醒蹴
晉公與聯句余倡之晉公續之後已成之得七言
律一首披衣而起問山路無人知者諸子欲遊林
山山去村六七里余意此間無人知山路問林山
僧必知之遂西行未里許渡一溪溪水澄湛可愛
過溪石磊磊當馬足間又里許抵山下遂入山寺
古木叅天殿宇傾昃一二老僧戴笠荷鋤以耕稼

爲事朴鄙可笑問以入魯栢山路知之亦未真遂
辭而出迤邐行數十里山坳皆田田盡則山時有
水流澗壑中聲泠泠可聽途無可食僕人撲棗以
果其腹舉佳者供余間有靈脆甘美者日昃抵魯
栢山喬木千章蔽寺門陰森蔥蔚下皆蔬菜畦引
山泉以灌之寺在高處泉自寺出拾級而登大如
禪師迎于門引余輩禮佛畢坐方丈深談佛理余
與晉公後已反覆詰辯而師皆有以應且多奧言
微者在解不解之間次日早出寺門坐石上看山
色大如指示鳳凰峯鰲頭峯筆峯皆奇絕少頃大

如邀飯伊蒲饌畢引余輩游上寺上寺者通惠禪師修道之所圓寂後卽肉身爲塔復建殿宇以供佛者也自寺後登瞭穀石石可丈餘下石皆澗道亂石堆水中踏石緩步泉潺潺流足下兩壁藤蘿纏繞間以雜樹而栢居多蒼翠幽深處處如李營丘唐子華橫披畫山半有潭潭深數十丈水皆碧色僧言中有一物如獼毛如翠苔相傳百年物余謂此必獼之有年者也再歷數轉是通惠禪師藏骨處傅司空曾築書室於此雲樹蒼茫峯巒環合大是勝地東轉入佛殿像亦古朴後一石洞亦鑿

石爲之殿前地不甚廣老屋數間皆傾圮余謂晉公倘有雅流於此葺精舍構層樓偕二三道侶修真養性或習靜叅禪脫離塵土子得無意乎晉公笑曰當俟之異日余亦大笑相與剖瓜而食坐未久仍沿澗道步歸諸少年登山看鳳凰峯余與晉公以無足力不能從又次日濃雲欲雨大如留談禪終日余問大如靈光不昧到底此靈光歸於何處時聞鐘聲大如曰居士聞此乎卽歸於是處後已叔問余何說余曰鐘聲卽靈光也大如點頭是日叅問甚多不能悉記日晏天少霽大如復令寺

僧引余輩游東莊度數小嶺至一山坳有土牆圍
小院內佛舍三間一病僧居之僧舊闍人也曾侍
懷宗今以歸依佛教獨處空山又骨瘦如柴殊可
憫念歸而天復陰晦及寢則雨泔泔有聲厥明余
輩決歸計遂冒雨行午飯慈祐村晚宿北坵次日
飯于雕丘晚抵家前少平登山香風鳳舉余與晉
笑曰臥雲草堂圖記亦大美味與暗瓜而食坐未
余少慕棲遁雕丘韓河北岸有隙地欲築室爲隱
居之所雜植花木編槿爲籬室中遍列圖史長夏
清蔭蔽日涼風徐來拭棊几滌茗椀閒坐其間或

撫瑤琴或叅玄乘爐香一縷媿媿不絕老婢足供
炊爨稚子可破寂寥何殊盧鴻草堂司空圖王官
谷也今官都下十數年不能遂歸田之願乃見畫
冊此圖頗與余所經營相合命工臨寫一幅朝夕
把玩以寄余思嗟乎人生至樂莫如隱居人可以
自主張者莫如閒退乃余求之不得而僅得此圖
亦可慨也矣堂之前有秔稻畦左右有茅亭有曲
沼有板橋遠望有雲山有古剎以皆堂外物別有
圖故不載豈其專而爲之圖也輒述其詞而書之
晉齋雕丘督稼圖記歲寒錄命余督稼於雕丘齋

督稼圖者蓋辛巳之歲家君命余督稼於雕丘後十六年余追憶其事而爲之圖也雕丘前臨清流後倚高阜歐陽文忠公鎮陽殘杏詩云雕丘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來潺潺卽此地也後人誤稱爲雕橋云先太宰創爲別墅老屋數椽僅蔽風雨薄田數頃足供伏臘而古木蒼然烟雲四繞夏荷秋菊時復爛熳至蔬笋果實魚蝦菱芡不煩他求採之園池而已足是以稱勝於一郡焉時余爲諸生慕霸陵鹿門之業因携吾妻二子移居於此朝而起見白雲英英然暮而息聞水聲湯湯然山鳥弄

音野花獻色巡行阡陌餘暇與吾妻坐古槐下取所携書篋分而閱之閱倦則自取楫楸燃不灰木爐煮茗茗共啜二子嬉戲其傍撫摩爲樂如此者歷夏而秋乃以臺試復入郡城是時與吾妻言世當衰亂惟隱居退處足以全身遠害此後當效古人挫廉逃名庶諧夙願妻曰君能爲陳仲子吾豈不能爲仲子妻耶未幾而家君補官携余入都因叨鄉薦及入本朝獲登甲科歷官清貴吾妻從予竟隕於都下乃負前盟嗟乎華塗易致清福難求遲回十數年想念舊事如在夢境憾芳顏之已摧

念高風之難再中夜太息淚爲之淫淫下也使余能堅其隱操十數年來備山居之樂事讀家藏之故書則亦今之伯鸞德公矣而乃空糜好爵畧無建豎於身世奚裨乎然後知余昨是而今非也遂命工繪爲一圖時觸目以自警余旣不得爲霸陵鹿門或尚可效賀季真請鑑湖一曲終以黃冠老乎然亦未可知也撫是圖能無愴焉與吾妻言斯

挈鼠記

順治戊子正月朔日都人羅顯吾者賀歲歸見已門額懸白旄一鉞一錢七異之謂隣人爲厭勝害

已焚旄拋鉞詈諸衢衢人亦大駭謂未見爲此者各願分其錢爲顯吾嚼災顯吾旣入中堂復見有斗盛五色糧覆以紅巾愈信人爲厭勝也惶惶告諸婦甫就坐坐下若有物啓視則錢兩貫乃驚喜曰此天賜也忽聞人語曰誠天賜也天知汝爲善人令我來福汝家汝但掃靜室供我我令汝有求必遂我狐仙也視其人高冠長面矮身參分之各尺倏而變長軀藍面紅髮目灼灼有火光顯吾怖欲死狐仙曰莫畏吾以法相示汝令汝知我本領汝欲我相善何難倏變爲美少年戴凌雲巾衣白

綺袍飄飄若神仙中人羅不得已掃室居之羅有子曰某年可十五六狐仙令其子同臥起越三日子羸甚面無人色顯吾怪問所以子曰與狐仙寢若抱冰少頃則昏昏無所知矣顯吾惜其子送諸童子師黃生令蚤夜勿歸黃生正擁臯比爲諸童子講經忽有簡几上曰狐仙拜黃生方問爲誰而瓦礫交擲黃生素嚴重不語怪謂爲市人侮已訶之未幾而擲錢若雨黃始驚異詰羅氏子以故羅以實告黃生乃謝顯吾不令其子就學顯吾不得已寄子滿洲人家而狐仙不畏滿洲人家也擲瓦

礫如在黃所顯吾又不得已謁關壯繆公祠而禱焉入祠禱未終見狐仙踞神座詈顯吾曰吾欲福汝汝返害吾今而後吾不能不爲汝害矣顯吾歸見家有虎噬犬死衣篋中烟出所藏物皆燼又墜釜中穢不可言夫婦旣酣寢有火瓦轉入臥內燎膚痛甚皆狐仙所爲狡獪也靈祐宮沈道人者受五雷法善治怪顯吾請治之道人許諾索謝金五兩旣立壇書符狐仙復爲白髮翁揖道人曰子法誠能逐怪然索金則法不靈道人果爲咒咒狐仙而狐仙返以掌批道人頰道人畏而遁至是顯

初園集卷之三
吾遂不知所爲矣夜其子寢寢未熟夢有神赤面
長髯語曰子所被者鼠妖也明旦吾當爲汝擒之
子備桃挺以待厥明其子聞屋隔塵上作號泣聲
曰不意我一家俱死此子手出見庭宇雲霧四塞
空中作戰鬪聲俄頃有白衣人以鐵鎖鎖四大鼠
去久之神復回曰遁其一害將更大速持法水一
杯授羅子令遶屋噴之噴有火光旋見大鼠奔出
雲中杼巨掌挈之以去神復大聲曰因爾父見兩
貫錢動念鼠遂爲禍至此爾應語人見錢勿動念
妖物乃不得而禍也赤面長髯蓋卽壯繆云

四友軒記

和室子宦都下朝罷卽閉影深居不與人接學子
何誕登進而言曰先生日謝客無與言者不幾淪
於寂乎和室子曰余卽耽玄虛好獨處然未嘗無
友也蓋余所友者四人日夕往還子特未之知耳
誕登曰吁先生給澄哉澄過先生之廬見柴扉晝
闔也登先生之堂見僮臥於階兒嬉於庭竹榻塵
積茶烟不突也奚從而覩四客乎先生給澄哉和
室子曰否否余朝而起有友焉與之言質而實綺
癯而實腴也謝之去又復有友焉與之言有時而

諷諭有時而感傷有時而閑適人謂之俗吾謂之
透也未幾而復進二客一明於數一達於理乃言
數者博通而不滯言理者澹靜而知幾四客者或
膺塵世之圭組或耽山林之至樂然皆浮雲富貴
物我兩忘者也如此人而日與狎處不煩酒漿無
事徵召絕將迎之勞有談言之快吾豈無友乎乃
若持刺而干典謁覲面而拜下風刺刺不休要皆
不情之語此豈爲吾友者誕登曰澄也魯終不知
先生之友爲誰氏明以教我和室子曰蓋晉徵士
陶元亮唐刑部尚書白居易宋處士邵雍元徵士

劉因也四人形雖往讀其書如見其人况余嗜四
人撰著若性命焉豈非吾友乎哉誕登曰先生之
友乃尚友也神交也澄也魯烏乎知之余因而作
四友軒記以示同心者

曲陽萬佛閣修造記
鎮陽城西有阜嶽然有水澍然有林蓊然繞青縈
白景物殊幽去城十五里爲雕丘又十里爲上曲
陽河流環抱谿塍參錯遠山屏列烟樹蒼茫蓋如
圖畫焉雕丘爲余家世居上曲陽有佛廬余旣辭
秩歸隱小車遨遊嘗至其處訪高僧鑑公質問禪

理講求內學鑑公因言是萬佛閣者舊有觀音堂
方丈耳先師真像因其地湫隘淨財少裕自築佛
殿禪房數十年來殿日以圯房日以頽鑑爲像公
法嗣奮然思有以振之乃勤修梵行衆善皈依及
杖錫出游受戒上國是時我世祖章皇帝褒崇
佛法救大宗伯選天下名僧焦園焚誦大宗伯祇
奉天語廣搜博採得鑑等十九人以應 聖天
子之命又皇帝御殿門親覽緇流考德問業以鑑
爲第一領諸禪人入蕉園諷誦諸品經咒鐘聲幡
影幾同蓮國鑑更敬慎小心闡揚教法 皇帝嘉

悅謂鑑爲真僧時召見與談世外事如是者數載
鑑有維摩恙且以道從聞寂受 上方贍養非宜
亟以病請還山 上屢頒綸音不允所請鑑求愈
切不得已始放鑑歸當是時也栢鄉相國篤好清
靜之學與鑑時往來因出資助修萬佛閣及殿宇
門廡于是圯者頽者煥然改觀而上足海瀟募造
檀香像及諸法供至自天津金碧輝煌照映林壑
前方丈地遂成珠林華藏矣丐一言以紀歲月輕
安居士曰吾郡自臨濟開宗名梵輩出逮至今日
何其渺也茲惟鑑公以真實心受苦薩戒虔修砥

行道業巍崇迓承法續化舊爲新亦金界之高流
曇林之寶筏也至其受知宗皇聖日見尊隆脫然
辭榮甘心遁世此豈易及者哉今之有鑑公誠足
以洗常岑法門之陋習而繼臨濟禪宗之芳規矣
余性耽泉石退休一丘學求主靜與觀空少異然
白蓮有社竊願從遊爲贅蕪言以紀其實

真定令三韓趙公德政碑記

皇帝踐祚之十五年真定令闕人臺使者上言真
定劇邑也且當孔道令非才不勝任請 敕部選
擇而使鈐臣言才無如比部趙某某其令知真定

縣事 制曰可故事令皆鈐授而今以選擢擢不
以他人而以趙公則公之卓有經濟固然矣蓋公
三韓世家祖父以勳勞歷崇秩從父以才望任卿
寺或方面公服習庭訓德業學識自不同于常人
奉 命蒞邑未浹月而政成譽彰時不佞養疴田
居從諸父老游諸父老日以公德政告不佞不佞
曰有聞乎曰聞之矣文學曰公體道明義相接以
禮興起文教獎拔人材皆由其誠心高識不爲世
俗猥瑣虛飾以塗耳目是以一時人爭思奮大化
蔚興也胥史曰公一事不苟一言無謾案牘當前

立爲裁處不拘拘往例而靡不合乎成規至其御
下之嚴未嘗日加督責而人罔不畏服曾不敢干
以私是以公庭肅清羣囂屏息也里民日嘗以納
額賦入縣矣未嘗懸衡而取盈也以銀往者以銀
入以錢往者以錢入自緘投諸積竟去不復問惟
其便利如此而納者鱗集初亦畧示期限絕無越
期弗納者是以歲額無虧靡庸追呼也市人曰國
稅日增私用更迫公被服飲食皆尚儉朴隨所需
給以直卽賦額稅亦寬然而不較錙銖用惟不足
物益有餘是以市肆無擾民用滋裕也王者曰公

一器不新一椽不斲卽飾厨饌修傳舍以安過客
者有賞賚以資其乏曾無強人供役者是以藝人
安藝築夫安築也噫嘻公之爲政如此不可以爲
循良也哉不佞更有所聞而甚駭駭而嘆服以爲
不可及者三大政焉請述而誌之一滇黔不靖問
罪之師路出真定芻饟未可緩也前此中夜呼號
滿城鼎沸車牛運載驛騷經旬事乃克濟公至真
定王師未嘗不經臨也軍糈未嘗不供應也乃臨
不知其臨供不知其供四民安處於無爲而諸軍
已飽騰南下矣此其制事鎮定之不可及也一比

因開荒不報匿糧者多 嚴旨稽查明立遷格以
激勸有司奉行者未悉原委或按地以增糧或履
畝而量地紛紛驚擾畝畝不寧公深悉其事不加
嚴查但令有地無糧者自行首報而凡有所匿無
不獻于公家民無隱罪公有顯陟此其化民成事
之不可及也一數年以來司吾土者禮讓不講民
風日微卽一斗粟一尺布相競不已捏牘控告甚
者下犯上賤凌貴動輒紛訴公庭衣冠黔首互爭
是非公至真定以義禮勸庶姓以謙讓先士紳凡
有訟者非犯大不韙卽令講和議好其有不能和

好者公當庭斷不恃多言片詞而兩造允服是以
少有讖者更退省自修毋輕訐人興訟此其深明
大體刑清政簡之不可及也不佞謂公爲循良此
真循良也哉然則公誠無負吾 聖主之選才而
任也已公旣以從父太守公蒞郡迴避謝事邑士
民幾萬人赴臺使者請留不得乃羣謀樹碑紀德
政而俾不佞操管不佞荒於詞然固熟聞公治蹟
之多端也爰發其義以告來茲公諱世顯字純公
遼東人

東人

之矣繼此矣發其義以書來茲公朝世際守錄公
 之而再不封爵管不赴蕭欽隨然固燕聞公崇
 以發濟人於臺東皆備洛不封以學其樹不錄
 公也公以封以發公太守公茲錄錄錄錄錄錄
 望主之

